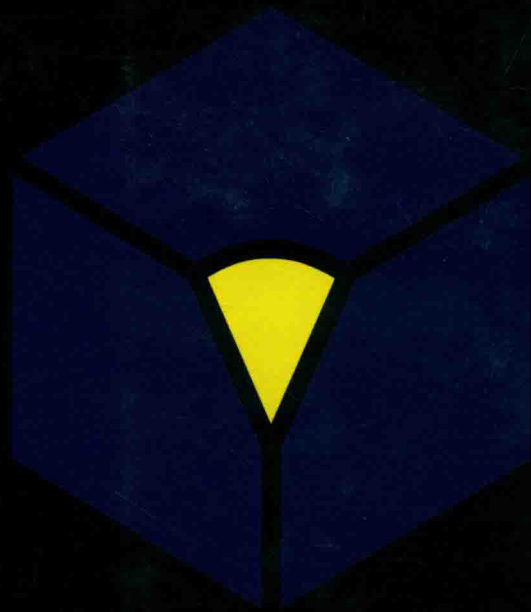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戏剧影视丛书

# 西方戏剧教育学：历史与理论

Pedagogy of Western Drama and Theatre as Education : History and Theories

宋佳样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西方戏剧教育学：历史与理论

Pedagogy of Western Drama and Theatre as Education :History and Theories

宋佳样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戏剧教育学:历史与理论/宋佳祥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1  
(厦门大学戏剧影视丛书)

ISBN 978-7-5615-6833-0

I. ①西… II. ①宋… III. ①戏剧教育-西方国家 IV. ①J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3449 号

---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牛跃天

**封面设计** 黄涛

**美术编辑** 张雨秋

**技术编辑** 朱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编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印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720 mm×970 mm 1/16

**印张** 39

**插页** 2

**字数** 682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总序

随着厦门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点的成立和教育部行动计划项目的下达，出版厦门大学戏剧影视丛书不仅有了必要，而且条件日臻成熟。

这套丛书包括我校教师研究戏剧和影视的学术著作，有书即出，不因为追求“体系”而作茧自缚，目的是检阅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

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这就是：综合性大学如何办好戏剧戏曲学专业博士点？在这方面，大陆高校中只有南京大学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经验。然而，厦门大学的情况和南京大学有所不同。我们没有陈白尘先生那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剧作家，也没有董健先生那样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我们相对年轻一些，戏剧戏曲学硕士点创办才三年，就升格为博士点，经验不足，底蕴不足，力量单薄。

然而，我们有信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扬长避短，办出特色。

首先，综合性大学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优势。以厦门大学而言，我们仅在人文学院内部就有中文、历史、哲学、新闻传播、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在学院以外还有台湾研究、东南亚研究两个国家级研究基地和美术、音乐硕士点。就连信息科学也可以和戏剧戏曲学实现学科上的交叉、互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戏剧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上下功夫，拿出成果。例如：我们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戏剧思维研究、戏剧与宗教关系研究、戏剧人类学研究、戏剧意识形态研究、数码戏剧研究等课题，都带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性质。而对于专业的戏剧院校来说，这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

其次，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福建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大省，传统戏曲遗产极为丰富，莆仙戏、梨园戏是我国最古老的两大剧种，福建傀儡戏艺术享誉全球。我们即将完成的莆仙戏史论、福建傀儡戏史论研究，都是极富地方特色的课

题。我校所处的厦门市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基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和台湾戏剧界同行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我校戏剧专业的教授们发表了一批研究闽台地方戏曲的论文,曾数次到台湾访问,参加海峡两岸歌仔戏、小戏研讨会,并应台湾同行的要求,协助培养戏剧戏曲专业的博士生。台湾的曾永义先生等专家教授,也曾经应邀到厦门大学讲学,受到师生的欢迎。在这方面,我校发展潜力很大,前景广阔。

再次,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国内戏剧界专家们的大力支持。综合性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办学,一直是国家所提倡的;戏剧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尤其有必要和社会联合办学。我校早在数年前就聘请了著名的戏曲史家廖奔、戏剧文化学家叶明生、闽台地方戏曲研究家陈耕等人担任兼职教授。他们除了上课外,还对学科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他们的论著成为我校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后,除了戏剧戏曲,我们准备把我校在影视方面的某些成果,也选进这套丛书。理由是,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当代,影视已经成为戏剧艺术极为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并反过来影响着戏剧的发展。戏剧戏曲学离不开影视研究。

我们清醒地看到,厦门大学毕竟远离中心城市,远离国内那些最有影响的剧院,这对于我校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一局限性必然要在丛书里表现出来。我们恳切地希望国内外同行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陈世雄 周 宁 郑尚宪  
2003年4月于厦门大学

## 序 一

十几年前初识佳样的时候,她已是一名优秀的大学讲师,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探索着关于戏剧教育的各种问题。起初我以为她研究的是戏剧艺术的教育问题,经她解释才明白她探索的是一个新兴学科,一个跨艺术、教育和心理治疗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年轻学科,当时在国内也只有极少数的人关注。她对此的兴趣缘于在英国学习期间师从的英国导师,通过他的指导阅读到大量新出版的英文材料,这些材料中的戏剧教育内容打开了佳样的学术视野。刚开始她以为这只是语言教育中的一个手段,但经过不断研究,她发现那是一片令人惊叹和着迷的海洋。为了更好地深入这个领域、完成新学科的研究工作,佳样找到我,向我表达了学习戏剧理论的强烈意愿。于是从2004年开始,她开始了戏剧、戏曲理论的系统性学习研究,为以后进入该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佳样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I)艺术教育中心专攻戏剧教育。临行前,我送给她一本日记本,让她把求学过程中的所见所想记录下来。她先后在那里的两所小学进行戏剧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期间也经常给我写信汇报她的学习情况。一年之后,当她回国后与我分享她的所学所得的时候,我诧异地发现她在挑战一个艰难的课题,尽管这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挑战。我不禁担心以她的个人力量,是否能担负起一个在国内还鲜有研究成果的学科的建设。故而在她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试探着问她要不要换一个课题,把研究难度降低一些,例如聚焦在戏剧或电影方面的某个小问题上,但她坚定地表示她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无论多困难都不会放弃。我想她的坚持必然源于她对戏剧教育学科的热爱和期待,便支持她的想法,也尽可能地给以帮助。于是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她开启了博士论文的撰写。

2012年秋,她把博士论文——《西方戏剧教育学:历史与理论》拿给我看,

初稿就有 70 多万字,我在这本沉甸甸的文稿里感受到了佳样为学科研究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这也是论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一年后,仍旧在秋天,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著作的书稿。《西方戏剧教育学:历史与理论》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西方戏剧教育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触及较广的范围,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特别要提到的是,佳样在写作过程中不但大量阅读了戏剧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著作,还涉猎了关于生理学、医学、哲学、生物学甚至量子物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学科知识;书中除了大量汉语译注,还列出了大量的英文文献。可见其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在理论研究的同阶段,她创新式地编写了两部关于戏剧教育的教材,以供其他实践者参考。这两本教材的编写初衷不仅在于吸引更多关注这一学科的同行人,实现学科的发展,更是为中国目前应试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套借鉴方案。

佳样植根于戏剧教育实践已有十几年的岁月了,她在戏剧教育的实践中见证了她的学生的成长,我则在她的研究和实践中见证了她的成长。祝愿佳样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获得更多的成果,在人生的成长中有更多的发现和领悟。

周 宁

2017年2月于厦门大学

## 序 二

In 1968 Richard Courtney's important book *Play, Drama and Thought* was published. It became a very significant resource for educators at a time when interest in drama education was developing strongly. *Child Drama* by Peter Slade and *Improvisation* by Brian Way had already been published and both books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educators but Courtney's book was the first that attempted to theorise the field of drama education at the time when there had been little or no research. It traced the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drama and theatre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and considered drama and play from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education did not stop in 1968. Instead, the last fifty years has seen an extraordinary growth in the presence and popularity of drama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Song Jiayang has taken up a very important task in this book. Like Richard Courtney, she begins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from its earliest manifestations in Greek theatre, but she moves on to consider in depth the aesthetic, pedagogical and sociolog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drama and theat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is was a period that saw the acceptance of drama in education in the UK, USA, Canada and Australia as a key method of promoting learning. Inspired by such pioneers as Dorothy Heathcote and Gavin Bolton, teachers discovered that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drama enabled them to develop new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students and engage them in alternative modes of learning.

In the safe space offered by the fictional roles and situations of drama,

the “no-penalty zone” as Dorothy Heathcote calls it, teachers found they could invite specula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and debate among their students. They were able to promote creativity, self-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as they accepted and affirmed their students’ contributions to the drama. They began to nurture classroom communities that allowed their students a voice in their own learning and opened up the materials of the curriculum to dialogue, critical inquiry and imaginativ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drama.

However, as this book shows, these developments and the educators whose books and practical workshops were an inspiration to teachers were not without their critics. Those working in Process Drama argued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activity are engaged with aspects of dramatic structure, such as time, ritual, distance, tension and resolution, in other words, the rules of the art form of theatre. But others felt that theatre itself—the product not the process—had been neglected. This book traces the struggle to balance process and product in the lat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the associated growth of such approaches as Applied Theatre. It also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of a wide range of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Many educators recognise the flaws in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education—the multiplication of decontextualized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the obsession with measurement, the lack of challenge, the reliance on a transmission mode of teaching—practices that are too often visibly failing. Educators committed to using drama and theatr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can go beyond the transmitted, prepackaged, fragmented, and highly disposable knowledge which too often denies students’ appetite for learning and any genuine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I know that this important book will provide a secure foundation for drama educators in China. They will soon begin to construct their own theories, practice and research as they explore the powerful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ccessible through drama and theatre.

Cecily O’Neill  
March 2017

# 前 言

自从1991年我在吉林大学师从英国导师 Christine Thorne 和 Adam Thorne 夫妇开始探索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动力,我的注意力便转移到戏剧领域,从戏剧文化探秘,到戏剧理论研究。进入21世纪,我发现在西方有一门新兴的学科——西方戏剧教育实践和发展理论研究学科,于是开始了西方戏剧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探索。我不断将西方戏剧教育的研究成果融入我的教学实践,事实给了我信心。通过戏剧教育实践,我发现了学生挖掘不完的潜力,看到了学生更多了不起的方面。实践的发现坚定了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决心。在研究上,尽管我对戏剧的许多方面都很感兴趣,但是,当我发现戏剧教育研究的重大价值后,我便将我的个人研究范围主要锁定在戏剧教育研究上。2004年,我有幸结识我的恩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宁先生。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系统学习戏剧理论。2006年,我有幸到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艺术教育中心与 Liane Brouillette 女士共同探索戏剧教育研究,并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戏剧系学习相关戏剧理论知识,接触到了西方戏剧教育领域丰富的学术资源,见到了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戏剧教育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2008年,我正式成为周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开始研究西方戏剧教育学的课题。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思考,今天我为中国的读者奉献这本题为《西方戏剧教育学:历史与理论》的著作。

西方戏剧教育学是一个跨学科、内容庞杂的新兴科学体系。由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处于不断探索的体验阶段,在撰写著作时可能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因此,敬请同道中人批评指正。

宋佳样

2016年10月10日

# 目 录

导 论/1

## 上编 西方戏剧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

第一章 西方戏剧教育思想的发展/27

第一节 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29

第二节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47

第三节 浪漫主义时代/98

第四节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119

第二章 20 世纪初西方戏剧教育学理论的形成/149

第一节 教育戏剧理论/150

第二节 创造戏剧理论/170

第三节 教育剧场和社区戏剧理论/184

### 第三章 20 世纪中叶西方戏剧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195

- 第一节 艺术变革及其他学科发展对西方戏剧教育学建立的影响/197
- 第二节 教育戏剧理论体系的建立/210
- 第三节 美国创造戏剧理论体系的建立/229
- 第四节 其他类别理论体系的建立/254
- 第五节 教育性戏剧理论体系的建立/266

### 第四章 20 世纪后期西方戏剧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283

- 第一节 戏剧艺术界变革对西方戏剧教育学理论体系完善的影响/285
-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戏剧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303
- 第三节 过程戏剧流派的兴起和繁荣/358
- 第四节 世纪末之大论争/379
- 第五节 应用戏剧的兴起和戏剧教育学研究/427

## 下编 西方戏剧教育理论的问题与学说

### 第五章 西方戏剧教育理论的重要问题/445

- 第一节 “净化人”和“度人”理论/446
- 第二节 “自然人”理论/461
- 第三节 “健康人”理论/477
- 第四节 “和谐人”理论/507
- 第五节 “解放人”理论/514

第六节 “完人”理论/522

## 第六章 戏剧教育理论的主要学说/533

第一节 “本质说”理论/535

第二节 “工具说”理论/545

第三节 “模仿说”理论/551

第四节 “体验说”理论/571

第五节 “行动说”理论/584

参考文献/595

# 导 论

迄今为止,关于戏剧的起源,学术界大体有三种主要说法,即“游戏说”、“模仿说”和“宗教仪式说”。“模仿说”和“游戏说”都来自艺术研究领域。“模仿说”始于古希腊时期,“游戏说”始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宗教仪式说”来自比较年轻的人类学研究领域,这个学说确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三种学说虽然都是推断性的假说,却得到了普遍认同。我们先不关注各个领域是如何证实自身学说的合理性的,单单分析游戏、模仿和仪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三者并非独立存在或独立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承继进化关系。

从游戏、模仿和仪式三者关系看,如果说游戏和模仿是人类个体本能的释放,那么,仪式则是人类社会本能的释放。而无论是游戏者,还是模仿者,或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要行动,要表现,用人类表演学的概念理解,就是说他们都要表演。然而,有表演就能成为戏剧吗?当然不是,如相声表演就不是戏剧,独唱表演也不是戏剧,照着飞鸟的一切制造飞机不是表演,一个人面对神的雕像祈福依旧不是表演。总之,游戏者的表演不一定是戏剧表演,模仿者的表演也不一定是戏剧表演,宗教仪式的参与者同样也不一定进行的是戏剧表演。但是,如果把游戏、模仿和宗教仪式融会贯通考察,它就构成现代概念中的戏剧表演。

游戏的主要形式是“玩耍”,无论是有意识的玩耍,还是无意识的玩耍,它都是人自娱自乐的行为。在游戏中,游戏者必须主动自愿地参与到游戏中,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自我。因此,游戏是一个具有表现性特征的活动。模仿的主要形式是表现或再现,无论是表现性的模仿,还是再现性的模仿,它都是一种行动。与游戏一样,模仿者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无论是有意识的模仿,还是无意识的模仿,模仿者都要亲身实践某种活动,尽管这种模仿行为产生的后果可能有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差别。仪式的主

要形式是虚构故事，它依赖巫师等和在场人们的幻想和行动完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参与者完全是有意识的行动。宗教仪式的参与者是严肃认真的，甚至带有敬畏的心理。但是，如果带着一种游戏的心理和自由，表现或再现一个虚构的故事，就完全可以构成一出戏。

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是最早开始游戏活动，还是最早开始模仿活动，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动物和人类一出生就开始了模仿，通过模仿学习生存的本领。然而，对刚刚出生的幼崽和婴儿而言，模仿又何尝不是一种游戏呢？最初的模仿完全具备了游戏的基本特征，即“玩耍”。幼崽和婴儿并不能意识到自己在模仿，对他们而言，他们所进行的模仿不过是令他们感到快乐的“玩耍”而已。因此，游戏和模仿自人类出生后就伴随人一生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在快乐的游戏下，新生儿开始模仿与他们相处或游戏的人，虽然这种游戏式的模仿具有娱乐和表现的特征，但这个过程缺乏故事性，因而还无法构成戏剧。另一方面，原始人在外面遇到事件时，回来要向伙伴或家人讲述狩猎过程中发生的情景，在讲述过程中，他们要假扮其中的一些人物或模仿发生的情节，使游戏和模仿同时发生。这个过程有表现，有再现，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已经构成一出戏。当孩子们把家人讲述的故事以游戏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时候，也同样构成了一出戏，但是，这两出戏还不能构成现代概念中的戏剧表演艺术。当社会进化到有组织的形态时，人类开始寻找维护组织稳定或持续的方法，这时仪式在游戏和模仿的基础上渐渐脱颖而出，具有独立的实用性。正是由于游戏中的模仿行为建立了种族或族群的相似性，在动物界形成了种群，在人类中形成了氏族。他们在彼此的模仿中建立了统一的生活准则和精神信仰，为了传播、固化这些准则和信仰，他们创造了仪式，用一个虚构或幻想的故事统一族人的意识形态。早期的宗教仪式并非像今日众多仪式那样令人敬畏的严肃，为了让人信服，宗教仪式必须令人痴迷，令人感到愉悦和安慰。游戏令人痴迷的特性使原始氏族的管理者看到了它的价值。欢快轻松的游戏与交感巫术相互融合，严肃的游戏——宗教仪式诞生了。当游戏和模仿共同作用发展出仪式的时候，现代概念中戏剧的雏形基本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学者认为，古希腊戏剧就是古希腊的宗教仪式，古希腊的宗教仪式之一就是一种戏剧艺术表演。

由此可以说，游戏、模仿和仪式是古希腊戏剧的起源，但三者不是独立进

化而分别发展为西方戏剧的,西方戏剧是在这三者互动和承继的基础上进化而成的艺术种类。游戏的娱乐性、模仿的再现性和仪式的教育性融为一体形成戏剧艺术。因此,戏剧自其形成时期起,就具备了游戏、模仿和仪式的特质。游戏、模仿和仪式同时发挥作用才有了戏剧。因此,戏剧既能娱乐人,也能教育人,娱乐和教育同时发生作用就发挥了治疗人的效果。游戏的起源赋予了戏剧表现性和娱乐性,模仿的起源赋予了戏剧表现性和再现性,仪式的起源则赋予了戏剧虚构性或幻想性。因为游戏的本源,戏剧不但具有娱乐性,它还有表现性;因为模仿的本源,戏剧不但具备表现性,还具有再现性;因为宗教仪式的本源,戏剧有了虚构的情节,使其在非宗教气氛下的形成成为可能,而且这三个本源又都具备教育人的内涵,它们不但涵盖了生活技能的教育,还涵盖了精神心理的教育,实现了物质教育和精神教育的自然合一。

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游戏,还是模仿,都是人类个体本能的需求和反应。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表明,仪式则是人类社会本能的需求和反应。快乐的本能需求驱使人不由自主地游戏,生存的本能需求驱使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周遭事物,社会存在的本能需求驱使人类有一套稳固江山的法宝——仪式。虽然没有关于原始人游戏、模仿和仪式的研究记载,但是,根据人类学的考证,原始人很早就利用游戏、模仿和仪式进行治疗和教育活动。人类不但运用它们推进智力的发展,调动创造力的发挥,还运用它们进行道德教育,以此维护和改善人类身心健康。

到古希腊戏剧发展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关于戏剧艺术的研究文献如幸存下来的古希腊悲剧一样丰富而多样。因此,西方戏剧教育学从其理论萌芽到有体系的学科独立应该历经了 2500 年左右的时间。它根源于戏剧艺术的实践和研究,它的建立、发展和成熟与戏剧艺术的实践和研究始终互为表里、互相推动。最初是多个世纪的戏剧教育思想的积淀,后来是独立学科的建立、成熟和发展。正如当今许多新兴学科一样,西方戏剧教育学也历经了漫长的准备阶段,在漫长的酝酿阶段里,它为自己的独立和蓬勃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内涵,使其自独立之日起,就犹如朝阳,充满光辉,为人类带来生机和希望。

戏剧三种起源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与信息、知识的传递和身心治疗紧密相关。宗教仪式不但被用来教育民众,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准则,还被用来治疗人类无法解释的心灵或神经疾病;表演中的模仿行为生动直观地传递了信息

和知识,不但可以表达人的情感,给人知识方面的教育,还能触动人的心灵,为人类想象力的放飞创造机会,解放人的灵魂;游戏不但能够传递知识,锻炼技能,还能给人以娱乐和欢欣,知识技能的获得暗藏在娱乐的表现之下,在欢乐的外表下实现身心的内外平衡。

人类的正式教育就是从戏剧教育起家的。根据记载,西方最早的教育活动就是戏剧表演训练,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酒神颂”的表演训练正是后世正式教育形式的雏形。因此,教育的最早形式就是戏剧的三种雏形——游戏、仪式和模仿。游戏是为了获得技能和娱乐身心而进行的活动;仪式是为了解决人类和自然矛盾而进行的具体活动,它反映了人类应对问题的方法;模仿是为了表达感情,再现或创造事物而进行的活动。以此推断,人类的健康成长自古就与戏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和治疗是人类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环节,教育和治疗同时又是戏剧的两个功能。因此,戏剧自它被运用开始就不但具有教育功能,还具有治疗功能,具有保持人类健康的潜力。于是,戏剧是否能和如何才能发挥好其积极的潜能,为人类提供较好的教育或治疗服务就成了人们研究的主题。

在2000多年的戏剧教育思想理论探索中,表面上,人们在探索戏剧的本质、目的和形式;实质上,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对戏剧本身固有的三大属性——游戏、模仿和仪式的研究。人们在探讨戏剧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到它的始祖游戏、模仿和仪式中寻找证明。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探寻促成不同时期的人类创造出不同的戏剧样式。多种戏剧样式的背后是丰富的戏剧教育思想和理论。人类就是在这种人类个体和社会本能需求的驱使下,在经过漫长的探索后建立了一门独立的新兴科学。

人类自从认识到戏剧的巨大潜力开始,就开启了戏剧教育的研究。因此,戏剧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探索便出现了戏剧教育思想的萌芽。古罗马时期,戏剧表演的各种培训技巧被广泛地运用于雄辩家的教育中。中世纪,戏剧被用以传播宗教教义,传授语言修辞。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则成为传授拉丁语的主要教育形式,学习拉丁对话和戏剧舞台演出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在利用戏剧的过程中,不断挖掘着戏剧的潜能;在时代的变迁和学科的细化进程中,不断积累着丰富的戏剧教育思想,为西方戏剧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广泛的